“老梅干菜”

□ 居述明

“老梅干菜”，有人说他与我同宗，至于大名没几个人知道，反正大人小孩都这么叫他。

梅干菜，老家一般用大青菜腌制，晒干成黑褐色，几乎没有一丝水分，若是再加个老字更可想象其枯槁。其实与他并不相符，他个头不高，黑红的脸挺油润，细眯眼，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头发梳得算是整齐，虽说单身，身上的衣服还蛮干净，常披着件草绿的军大衣，手背在身后，任两只空袖子在左右晃悠。看上去他比不少乡下人更考究些，乃至有几分大队干部的风采。只是多年的鼻炎造成了囊鼻子，说话不清楚。有小孩学他说话，“摸摸（妈妈）的”，他笑着骂一句，并不急脸。

农村人办酒席多安排在冬腊月，要么就是正月。一来没什么农活，客人来得齐，难得办件大事不就图个热闹吗？二来，家里杀了猪，宰了鸡鹅鸭鸟，不管是鲜的咸的都不容易坏，放得住。

这时，“老梅干菜”就忙开了，军大衣早脱了挂在柴火堆上，里头的卫生衣也解开了纽扣，他就坐在锅膛门口，适时地往锅膛里添柴加草。三口锅一齐烧也难不倒他，最里头的大锅通常是煨着大块的猪肉或是整鸡鸭，塘灰不能扒得太空，柴火不能架，只能不时地放进个稻草把子，小火慢煨。工夫也不是说越久越好，煨过头，锅里的肉就散了，夹不上筷子。他有数得很呢，把锅膛底下的死灰掏点上来，盖住上面还闪着红光的稻草灰。锅膛里有余温，锅里的肉就冷不掉，不至于结成冻子。

“烧中锅。”厨子开始炒菜了。赶紧架好柴火，火大火小要看什么菜来定，“老梅”从锅膛门口探下头。炒腰花、炒猪肝，火要急，厨子搂几铲子，装盘，上桌，老了不好吃。有个把年轻的厨子会喊一嗓子：“大火。”“晓得呢。”他嘟囔一句，对于这样的不信任有些不快。老厨子稳重，只管动他的铲勺，伸出指头蘸下滚烫的汁，正好。他相信自己的手艺，也相信烧火的“老梅”。

煤球炉上炖着大杂烩，鱼圆、肉圆、肉皮、木耳、淡菜，咕嘟咕嘟冒着诱人的热气。“上大菜！”一大海碗杂烩上桌，宴席就到了高潮。负责放鞭炮的赶紧放下筷子，抹下嘴边的油，点上根香烟，跑往事先安排好的空地，一通噼噼啪啪，火药味，肉香，笑闹声，把乡村的夜搅和得肉汤似的浓郁。

边锅里的鱼早用碟子盛了，照例只在酒桌上空划个圈，“拿走，拿走，年年有余！”就被请到了堂屋的老柜上。

“老梅”取了挂在柴火堆上的毛巾，洗把脸，掸掸身上的草木屑，捧着他的大玻璃杯（其实就是个罐头瓶），慢慢喝茶。“来，老梅，弄根烟”，他接过酒多的汉子抛过来的香烟，点上，顺势往门框上一靠，眯着眼，悠悠地吸着，被火熏得通红的脸上尽是满足。

待客人们酒足饭饱，靠得近的回家，路远的约好“搭子”找地方打牌。几个酒大的坐在桌边正吹牛，被老婆一顿骂，“看你喝的个死样哦，走咪！”猛然醒悟，赶紧抬起屁股，东倒西歪回家去了。

这时算是稍微消停些，厨子、帮忙打杂的女人们另开一席，当然还有“老梅干菜”。桌上的菜已经不如刚才那么齐整，谁也不会计较，忙了半天的女人们也饿了，菜、饭塞了满嘴，吃相着实不太雅观。厨子跟“老梅”都倒了杯酒，只寻些清淡的菜，慢慢吃。多嘴的女人饭也塞不住嘴，“一个菜他尝一口，当然不饿咪！”“老梅呢？”“估计是想老婆了，哈哈……”“多晚代你谈个老婆啊？”“老梅”嗫了口酒，抬了下筷子，算是应答。

“老梅”还是一个人。杨家将里有个烧火的丫头——杨排风，武艺高强，后来居然成了先锋将军。那是戏文，“老梅”没那本事。论烧火，他还是有点名气，邻近几个大队，谁家里办大事首先想到他，一来，也要个烧火工，二来，“老梅”手脚干净，别人家的东西再好，他也不上眼，从不顺手牵羊。或许，“老梅”也有个相好。前几年，队里的红根去船闸挑工，被石头砸坏了腰，下半身不能动，成了瘫子。他老婆又是个药坛子，三个孩子，老大才七八岁，家里没有了劳力，干不到几个公分。岁末，生产队算账，他家是年年超支，日子过得苦得很。“老梅”心好，看三个孩子面黄肌瘦的可怜，就把自己的米送点过来。“我不怎么在家吃。”有时，在人家烧火，主家给的剩菜也带过来，给三个孩子解解馋。就这么一来二去，庄上人都说，红根老婆跟他好。“老梅”也不说什么，笑笑。

“老梅”被队长打了。德财是队里有名的夯货，块头大。有次，队里几个男的坐在打谷场上打赌，谁能把石磙子搬起来，绕场走一圈，五个烧饼。德财二话不说，抱起石磙子就跑。队里几个刺头服他，让他当了队长。德财是个骚猴子，常趁人不注意，在女人身上摸一把。“狗日的，畜生……”女人们骂到他脸上，他龇着个大门牙，坏笑。他老婆是个瘦瘦小小的外地人，总被他打，不太敢管他。但他为什么事打“老梅”呢？有人说他夜里溜到红根家，碰到“老梅干菜”，动了手。谁知道呢？反正“老梅”是吃了亏，脸上一块乌青的斑，过了个把月才褪掉。打这个事后，“老梅”像变了个人，脸色晦暗，头发乱蓬蓬，小眼睛中的笑意消失了。人们也很少看到“老梅”去红根家。过年的时候，那三个孩子都穿了身咔叽布的新衣裳，不用问，准是“老梅”花的钱。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乡村也一天天发生变化。有些变化却让“老梅干菜”措手不及，就这么几年光景，乡下人办酒不再需要人烧火了。厨子们自备了煤气灶，甚至盘子、碟子、碗筷也一并提供，不用主家劳神去借去还。更可气的是那些厨子们不好好站在锅台边炒菜，居然也学起了颠勺，小铁锅、铁勺耍开了花，灶头上蓝色的火焰嘶嘶作响，疯了似的吐着信子，有时竟呼地一声窜到锅里，扬起尺把高的火头，撩得旁边女人小孩一声惊呼。这算是哪门子手艺？烧出的菜能好吃？“老梅”有些不解和不屑，可惜他改变不了现实，人们再也不需要他了，哪怕他是最专业的烧火工。待好心的主人叫他喝杯水酒，已找不到刚在一边看闲的“老梅”了。

村子外围有一条土圩，里面是住家和农田，圩外就是大宫河。村西头原有个排水站，夏天雨水多，开动排水机就能将圩里的水往外河排。一九九三年，大暴雨连下三天三夜，地势低的人家水快进门槛了，秧田早成了鱼塘，排水站里的机器日夜不停抽水，男人们熬红了眼在圩上巡逻、加固，最后总算是保住了大圩，没有让民国二十年的灾难重演。这几年不闹水，排水站也就失了威风。排水房没人修，红砖墙走动了，处处裂缝，窗户的玻璃也不见了踪影，从屋顶塌下来的瓦掉一地，逢上雨天，外头大下，里头小下。

“老梅”就住在这破落的排水房里。天气好，能看见他坐在砖头堆上抽烟、晒太阳。该做点什么好呢？“老梅”眯着对本来就不大的眼睛，他是五保户，村里照例每年会分点粮、分点草给他，可这能够什么？衣裳嘛，有好心的人家找些不穿的送他，抽烟要钱，喝点小酒也要钱。再说这样闲着也难受。该做点什么事情！

事情就这么找上门来了。

下庄是个大庄子，一共有六个生产队，横七竖八的小巷子把庄子分割得迷宫一般。据说有个偷鸡贼偷了几只鸡，在庄上转了一夜，走不出去，只好放了鸡，遇见早上起来打烧饼的，才寻了出路。大宫河穿庄而过，一座石桥联通着河南河北几百户人家。烧饼店就在桥北头，打烧饼的“斜头米”（也不知这诨名什么讲究）今年八十多岁，身体很好。一大早，烧饼槌子嘀嗒嘀嗒地响，敲得上学路过的小孩口水直咽，停下来，摸摸口袋。烧饼四分钱一个，捧在手上，生怕漏掉一粒芝麻，香呢。

老“斜头米”的孙子要开开澡堂子。各项事情都已齐备，只等开张。烧香放鞭炮，猪头三牲敬菩萨，办起来都容易，唯独缺个洗头汤的。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新开的浴室霉气重，先着人扎个草把人在大池的水中过一下，把霉气带走。随后，物色一个命硬的人，让他先下池洗，往后澡堂子才会太平。有儿有女的没有哪个愿意把霉气朝身上揽，有人就想到了“老梅”。“老梅”也不怕，能倒霉到哪里去呢？一阵喧闹声中下池洗了头汤，穿好衣裳出来，又是一阵骚动。晚上开业酒，主家不方便留他，他也知趣，弄了两包烟，三尺红布，十块钱封子。口袋里塞好刚要走，老“斜头米”赶出来又给了四个黄烧饼，一瓶粮食白，二两油炸花生米，用个方便袋装着。他推说不要，最后还是收了。

天稍有点打黑影，庄上的人家都去浴室门口吃份子酒。孩子们兴奋不已，挣脱妈妈的手到处窜，不时传来父母的吆喝声。整个村庄飘荡着菜香和嬉闹声。桥头支起的竹竿上，二百瓦的电灯亮霍霍的，从排水房这边都望得见。

感谢你，老站长

□ 韦志宝

在漫长岁月里，我们会遇到许多好人，他们在学习上、工作上、生活上给予关怀、照顾，有时只是很平常的一个举动、一声问候、一次资助，但在特定的环境里或许会影响我们一生，让我们感恩戴德。

由此，我想到了我的引路人，我最尊敬的沈才培站长，他是我的领导兼师傅。我和他分别在湖滨乡电力管理站、龙奔供电营业所共事三年多，他是领导，而我当时却是一名临时工，没有福利、没有奖金，为此牢骚满腹，经常会发泄不满情绪。沈站长会找我谈心，他说通往成功的道路千万条，此路不通还有其他途径，总会有适合你的道路，关键在于努力，努力才能有回报，抱怨只能束缚自己向前进。在他的引导和教育下，我开始安心工作，钻研业务。不久，他从湖滨调到龙奔工作。离开前，他找到我，希望我服从新任站长的领导，改改倔强的脾气，好好工作，如果有可能会将我调到他的身边。我和他没有任何私交，有时还会给他出难题，怎能主动调我到龙奔供电营业所继续和他共事？我以为这是安慰我而已。两个月后，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让我三日之内到龙奔供电营业所报到。起初以为搞错了，或者是同事们搞的恶作剧，当看到通知书鲜红的印章时，才相信果然是真的。

在龙奔供电营业所工作期间，恰逢农电体制改革，按照规定临时工不能担任供电营业所主要岗位工作，沈站长硬是顶着上级的压力，力排所里职工的反对，强调人尽其才，能者多劳，不仅将我安排在主要岗位上，而且同时担任两个主要岗位的工作。我也倍加珍惜沈站长给我营造的良好工作环境，积极履行资料员、计量检定员岗位职责，每次上级组织检查都能受到表扬，有一次供电局举办电能计量检定竞赛，我还进入了个人前三名。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沈站长竭力向上级领导推荐我担任市供电局农电总站秘书，上岗前一天，他又找我谈话，他问我，过去你在湖滨工作时，我主动调你来龙奔；现在你到龙奔工作才一年多，我反而又推你走，你知道个中原因吗？我许久也没有回答上来。他笑了笑说，过去，你还没有成熟，没有工作经验，更缺乏社会实践，还有你那个坏脾气，担心你很难立足。通过近年来的锻炼和磨练，你尽管个性没改，但工作有所进步，个人能力超乎我的想象。我不能抹煞人才，为了你的前途，你必须走，到了供电局空间更大，接触事情更多，有利于自身发展。但要好好地改改自己的脾气，既要有业务能力，更要具备人格魅力。围绕“能力、魅力”，我革命加拼命地工作，2002年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考试考核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到农电工行列，真正成为一名产业工人，并在供电局农电总站（后来更名为农电公司）连续工作了8年，直到2009年考虑到父母亲年纪大了，无人照顾，才执意要求回到家乡的供电所工作。

即使在供电所工作，我也不忘沈站长的教诲，把“工作就是斗争”作为履行岗位职责的行为准则。刚到供电所，我就带头打破陈规陋习，不支持农电工到站长家支农，为此还写了小说《又到农忙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不讨好领导，而一心一意做好本职工作的立场。不主张农电工在春节期间集中到站长家里拜年，腾出时间陪陪家人，开开心心过大年。多少年过去了，即使过去的站长，现在也都特别支持我的做法，他们说，在职的时候给我们拜年，固然很荣耀；离职了，没有人去拜年很失落，想想还是不集中拜年好呀。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勇气和毅力破除两项陋习，不仅是刚正不阿的个性和主张正义的血性起到一定作用，更加是秉承了沈站长“工作就是斗争”的理念和信念并作为支撑。即使人到中年，斗争精神不减，为此也得罪不少人，可是我没觉得后悔。正是有了这种斗争精神，增强了供电所的战斗力、凝聚力，也获取了更多的正能量，有力地促进了供电所管理提升，我所在的单位成为国家电网公司队伍建设标杆供电所，这也是截止目前扬州市唯一获此殊荣的乡镇供电所。

到供电所担任安全员不久，沈站长还向我推荐了一本书——《细节决定成败》，“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凡的工作做好就是不平凡。”“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我反复阅读了多次，并将注重细节带入到安全管理工作中。多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因为我对于安全工作始终坚持沈站长倡导的细节化管理，能够本着对自己、对他人负责的精神，抓好细节，切实做到可控、在控。每周安全日活动，绝对不会照本宣科地学规章、学文件，而是收集营销服务、农网运维过程中发生的不安全情况，在会上进行点评，并直接指名道姓，一针见血，让隐患、缺陷无处藏身。事实证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沈站长倡导的细节化管理永远也不会过时。

感谢你，老站长！

让蜜蜂采蜜

□ 陈仁存

夜里，我梦见后阳台结满了黄瓜和辣椒，又长又大，有绿的、有红的。这个梦来得太立竿见影了。前天下午我刚把它们栽下去，浇了水。我这个人白天经手做的事夜里最容易入梦。小菜圃里有几株瘦弱的菜花，我本要把它们和杂草一起拔掉，这时一只小蜜蜂飞过来落在菜花上采蜜，过一会又飞来一只。我决意把菜花留下，让蜜蜂采蜜。留麦子给拾穗者，留枝上的果实给飞鸟。菜花老去这里还有玫瑰、栀子、茉莉、海棠，以至于黄瓜和辣椒。这梦里我却未曾与蜜蜂邂逅。我跟现实中的芸芸众生一样，心存的东西大多跟现实的需求相关，故难有超脱。谁能想到还要与蜜蜂共享空气、阳光和芬芳呢？

初中课本上有一篇杨朔的散文《荔枝蜜》，最后一节我至今还会背诵：“这黑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他给我的教益是实实在在，一口一心。大学语文里也有《荔枝蜜》。老师扯出了罗隐的“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和“蜂为耕耘花作米，天教酿酒醉先生”，结合《荔枝蜜》各人作出自己的点评。其实跟古人不必那么较真，满饮蜜酒，沉醉其中也无妨。什么享乐主义？古人的物欲比我们今人淡泊，追求的境界却是我们无法企及的。随意、洒脱，该豪放的豪放，该婉约的婉约，心由境生，无一物之羁绊。

小时候，春日的午后，阳光炙热，野蜜蜂在屋檐边嗡嗡地飞来飞去，冀图扎在毛竹篙上打孔钻到里面酿蜜。农家的茅草屋都是小毛竹篙作架子，所谓的椽子。屋檐口不高，半大的孩子站在凳子上伸手就能掏到蜜吃。天底下还有比蜜更甜的东西吗？尝一次就永远忘不掉。以色列人在孩子启蒙的时候，大人在《圣经》的书页上涂上蜂蜜，让他们用舌头舔，藉以从小就懂得读书是甜的，生活也是甜的。甜是一种生命的祝福，值得人一辈子去追寻。歌是甜蜜的，生活是甜蜜的，但不要轻看为我们酿造甜蜜的生灵，它们还给我们伟大的列宁同志带过路呢。

铁虾子（外两首）

□ 王三宝

吸收的营养
尽往爪子上长
长长的爪子强壮有力
什么都想攥在手里
还挥舞大棒
把主人打得伤痕累累

修伞匠

巷口头 一个修伞匠
弯曲的脊背 皱褶的脸
流淌岁月沧桑
一双灵动的手
小心翼翼 把伞架组装
生活就是这般修修补补
才能合能张

存在与拥有

桃花、梨花、菜花
市场无人卖
现实无人戴
她却烂漫在心海
存在与拥有是两个世界
心中有美
谁在乎拥有和存在

文游台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